

## 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七十七回 數叢沙草群鷗散

屏幕上位非洲議士正在發表意見，他列出一份圖表，控訴工業國家在二十世紀對第三世界的奴役與剝削。他堅決反對彈劾當局，認為彈劾案是一個陰謀，是白種人想借屍還魂，再奴役其他民族。亞當吳反駁說：「我不是白種人！」

「你還不是？你比白種人的心還要白！」

意見分歧，有反對也有贊成的。於是大雨如注，焰火也漫天飛揚，色彩透過晶瑩水滴的散射，更顯絢爛炫麗。

一位身著白袍的女人，突然從包廂中躍出，她興奮地在雨中打滾，大呼：「哈里路亞！哈里路亞！」

她這一滾，立刻感染了許多人，大家紛紛衝出來，盡興地唱著、跳著，一場道地的嘉年華會正式上演了。

人心本來只是一個血液的泵浦，心肌需要血液提供能量，泵浦血量越多，越熱越鬧，心肌的能量越大。心臟中有了大量血液進出，就如同都市一般，人來人往之處就是商機最旺、能量薈萃之所。

人類起源於自然界，捕獵等原始行為必須有大量的血液循環，以維持興奮狀態。漸漸地，因人口滋生，群居社會取代了自然環境，人與人之間的相處，冷靜勝於衝動。原始而狂野的「血性」必須化為溫馴的「群性」，遂有了文明的產生。

歷經數萬年的演進，人類社會由神權、君權而民權，由互助、互競而互鬥，由感性、理性而知性。人與人的距離一天天加大，人際關係完全破產。二十世紀的資訊文明終於徹底摧毀了人類的「群性」，人變成了以無線電波相通的電台！

尤其是經過二十世紀的「幼稚心理」洗禮後，教育要靠娛樂築基，工作要以娛樂掛帥，生活更以娛樂為目的。不論人類社會如何改變，追求熱鬧仍是生命力的本源，只要有新奇快速的刺激，就難以遏止血液的奔騰。只要有了令人興奮的條件，再加上一兩個領頭的，就永遠不會缺乏起哄的人。

這個議場就是兼顧議士們衝動時可以發洩、冷靜時又能不受外界干擾，以包廂為緩衝的完美設計。這種情況發生過無數次了，就算沒有發生，一位通情達理的議長也經常會動用職權，讓議士們同樂同樂。

既然有唱有跳，人的原始機能就回復了，人們血脈賁張，神經鬆弛。會堂中又有聲光助興，不管是議士或貼身助理，無不渾忘來此的目的。

克里士議長發覺情況失控了，他一點也不緊張，好整以暇的等大家玩得盡興了，再一按身前的電掣，大廳頓時一片漆黑。雨停了，焰火滅了。對那些鬧得滿身臭汗，在狂歡之餘，血液仍舊沸騰的人，正好是體力開始透支打退堂鼓的時刻。

於是，人人皆大歡喜，一一回座。包廂中設有浴室，再由當局以自動沐浴與全身按摩為諸位尊貴的大人解乏。

衣紅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：「這是什麼會？」

右非右說：「這有什麼不好？至少，肯特吳的聲勢給壓下去了。」

話剛說完，肯特吳又出現在屏幕上。他面帶笑容說：「各位玩得痛快吧？」

場中立刻爆出了千重銀花，萬朵金蓮。

肯特吳又問：「要不要再玩一次？」

這次焰火更盛了，攢花簇錦的，由各包廂中連續射出。雖然也有一些雨珠，只是太微量了，反而變成濛濛輕霧，更添會場的氣氛。

肯特吳卻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只可惜當局認為太浪費了，下次吧！」

此言一出，各包廂又噴出陣陣大雨，地上立刻積水盈尺。

「我實在太笨了，搞不清楚這有什麼浪費的？難道比九千三百億還多嗎？」肯特吳模倣布魯特斯挑戰安東尼：「親愛的議士同仁們，我們是萬物之靈嗎？我們還是地球的主人翁嗎？我們難道豬狗不如，連沒有生命的矽晶都可以控制我們？」

不僅是雨，連焰火也滿天飛舞。肯特吳回頭望望哥哥，他很得意把四個「我們」說得抑揚頓挫，情意沛然。

又有個不識相的議士登上擂台：「肯特吳！我很佩服你的演技，但是不可模糊主題！你是要推翻電腦當局，還是要討論地球危機？」

肯特吳反唇相向：「伊籐彥士！我的戲還沒有演完，你怎麼知道主題是什麼？」

伊籐彥士不甘示弱：「誰不知道你那一套？老實說，我諒你也看不出來，這套地球模型完全是我們所面臨的實況。」

肯特吳哈哈大笑：「實況？實況是我一口吃下去，完全沒有肉味！」

亞當吳急了，一把將肯特吳拉了下來，說：「呆子！劇本上不是這樣寫的！」

伊籐彥士扯開喉嚨說：「各位尊敬的議士，我們偶而輕鬆一下沒有關係，可是我們不能忘了，人類存亡的關鍵就在我們的言行之間！現在地球上每年吸收了二百億噸太陽能，在動能消耗盡後，將位能堆積下來。地球自轉的速度下降了，預計在三百年後，地球會越過金星軌道，向太陽內圈接近！」

另一個人說：「老兄！三百年後的事情你也拿來講！」

「三百年？現在的三百年就等於明天！而且每年地表溫度上升攝氏一度。」

「精采！發電量大大的增加了！」

「發電量？你腦筋裡只有這個？」

「還有什麼？我又不像你，一天到晚擔心什麼死呀活的！」

一位髮長齊肩的老者說：「兩位不必爭了，這是個嚴重的課題，根據議事法第九十六條，本席提議開放網絡，讓全民參與。」

「不可以！」肯特吳立刻表示反對：「這是彩排，不能公開！」

「什麼彩排！你還以為真在演戲？」

「當然！這是為我寫的腳本！」

「不！吳議士！你大概沒有讀過議事手冊！開宗明義第一條就說，任何有關全民利益的議題，必須透明化，讓民眾參與！」

「說不通！」這次是亞當吳直接出面了：「那為什麼要這個議會？」

自從色多羅事件後，克里士就認定亞當吳是個值得結交的朋友，兩人常相往還。此時亞當吳有恃無恐，相信議長不會為難他。然而克里士到底忘不了自己的議長身分，太離譜了也不行。他輕輕一敲議事槌，咳了一聲，說：「亞當吳先生，你只是助理，按照規定此刻你無權發言。」

「那位議士不是說要讓民眾參與嗎？我當然可以發言。」亞當吳振振有詞。

克里士楞了一楞，說：「你究竟是贊成全民參與還是反對？」

亞當吳也發現自己荒腔走板了，他靈機一動，說：「議長說得不錯，我只是肯特吳議士的助理。如果我的意見就是他的意見，那麼誰說出來又有什麼分別呢？」

克里士說：「當然沒有分別。」

亞當吳說：「議長先生，既然沒有分別，為什麼不讓我說呢？」

那位老議士道：「議事有議事的規矩，肯特吳議士的發言早經大會議程排定。你應該知道，今天到會的議士雖然不多，也有三

百多位。一位議士加上三個私人助理，一個公設助理，場中就有一千多人。如果不按程序進行，豈不天下大亂？」

亞當吳知道這位老議士昆士達，是瑞士有名的律師，他反唇相譏說：「大概是瑞士人太少了，所以把一千個人看得很多。老實說，昆士達議士，你大概很少來開會，不相信可以查查會議記錄，哪次有十個以上的議士發表高見過？」

昆士達很有涵養地笑笑說：「是的，老朽很少來開會，因為會議記錄中都是些毫無水準的廢話，所以我主張讓全民監督！」

克里士誰都不敢得罪，怕繼續扯下去不好收拾，便說：「這樣吧，亞當吳先生，你贊不贊成開放全民參與？」

亞當吳知道一旦公開就沒有戲唱了，便說：「不！我不贊成。」

不料，一個身材嬌小，著紅色衣裝的小姑娘竟出現在另一個屏幕上：「他可以上場，當然我也可以發言了。」

「妳是誰？」克里士問。

「我是誰？我當然是尊貴的周不倒議士的私人助理嘍！」

此話一出，全場震驚，大家紛紛猜測，這個小姑娘是周不倒的什麼人。

這年頭是不作興用外表判斷年齡的，克里士又咳了一聲：「那我怎麼稱呼妳呢？」

「叫我紅衣姑娘吧！」顯然那就是衣紅了，只是看上去似乎小了一號。

亞當吳不耐煩地說：「這還像話嗎？連乳臭未乾的三歲毛頭都來了！」

「哼！我才不是三歲！」衣紅一副瀟灑的模樣。

「胡說什麼！這裡是堂堂的人類議會！」

「哦！我懂了，吳大導演來拍戲啦！拜託，讓我演童星好不好嘛！」

亞當吳心下一驚，他雖然在議會中呼風喚雨，但是這「導演」的身分卻是從來沒有被人掀開過。這個女孩是何許人？看來是有備而來，千萬不要陰溝裡翻船才是。他心中一轉，本來打算給昆士達一個下馬威的，這時不得不先放到一邊去。

「我沒空陪妳胡扯，」亞當吳把議台交給弟弟，說：「議士先生，看來這位姑娘很欣賞您的這齣戲，您請上吧！」

肯特吳剛才被哥哥擋了一陣，知道吃了N G，忙回頭向姐姐要了劇本，仔細一看，這才知道應該用人權作為訴求手段。

「小姑娘，我們談的是人權！有關人類尊嚴與繼續存亡的大事，妳還是回去吧！」肯特吳擺出人民祿母的姿態，和藹地說。

衣紅哀傷地說：「叔叔，看你是個好人，我這事也是人權，也與人類存亡攸關，能不能請你代我伸冤呢？」

「妳有什麼冤屈？」克里士開口了，人常說老小，老小。老人最喜愛小孩，打衣紅出現的那一剎，已經賺取了大多數議士的好感。在左非右刻意的打扮下，衣紅的身材矮了些，臉型特意加工成為安格魯撒克遜型，活像一個洋娃娃。

「唉！這事叫我怎麼說呢？」衣紅把兩條長辮子拖到前肩，有些無奈，手指不停地纏弄著辮尖。

「慢慢說，不要怕。」

「可是！我怕呀！伯伯，我命好苦喲！」衣紅只要眼一紅，淚水就會決堤。

克里士彷彿手上捧了一鍋熱水一般，小小心心地生怕溢出來：「小姑娘，不要怕，妳可能不知道，這裡是人類議會，壞人是不能進來的！」

「是呀！伯伯，我媽媽說過，進不來就等於出不去，如果壞人已經在這裡邊，那我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嘻！妳怎麼連人類議會都不相信了？」

「伯伯！我不知道人類議會是什麼東西，人類議會真的能相信嗎？」衣紅巴巴地望著克里士，真是我見猶憐。

克里士聽出話中話，他心裡有底了，但是大人總以為小孩好對付，經常敷衍了事：「當然，紅衣姑娘，不然妳還能相信誰？」

「是的，那我就告訴伯伯吧！事情是這樣的……」

「且慢！」肯特吳發覺舞台被別人佔去了，大明星最介意的就是鏡頭前的主角位置。要在觀眾心上建立橋頭堡是大不易，一旦被人搶去風光，現實的觀眾就再也不回頭了：「小丫頭！妳是怎麼進來的？」

「坐車呀！」

肯特吳說：「這裡不是妳玩耍的地方，快回家去！」

「叔叔！你可以玩，我也想玩嘛！」

「胡說！我們談的是正事！」

「我也是談正事呀！」

「妳懂什麼正事？妳的父母是誰？」

「啊！叔叔想認識我的父母？我不告訴你。」衣紅跳跳蹦蹦的，由屏幕中間跳到旁邊，用腳在地上畫了幾個方格子，口中哼哼唧唧地，跳起「房子」來了。

「警衛！把她帶走！」肯特吳怒火高升。

大會發言道：「紅衣助理身分已經證實。」

昆士達覺得很有趣，對衣紅說：「小姑娘……」

衣紅忙停下來，天真地望著他，說：「我叫紅衣姑娘。」

「好極了，紅衣姑娘，能不能告訴我，說呀，是怎麼回事？」

衣紅說：「是這樣子的，我爸爸被我媽媽遺棄了！」

「什麼？」即令在新時代，男人被女人遺棄，也算稀奇。

「說通俗一點，是我媽媽被我爸爸遺棄了！」

「妳爸爸是誰呢？」

「我爸爸是我爸爸的爸爸……」

全場爆起一陣笑聲，這場戲更精彩，大家都看慣了對口秀，但是從來沒有聽過這麼精彩的話題！

「不要怕，好好說，怎麼妳爸爸是妳爸爸的爸爸呢？」

「是呀！我媽媽說的呀，她說有時陪我爸爸，有時陪我爸爸的爸爸……」

笑聲更大了，這時反倒沒有煙花焰火，大家都聚精會神地等待下文。

「嗯，至少妳還有個姓氏吧？」

「有，我姓無，叫紅衣無。」這句話真嚇倒了幾個人。

「妳媽媽呢？」

「她叫瑪莉蓮。」

「瑪莉蓮？」吳福的老臉湊上來了，兩道清澈的淚河沿著臉龐汨汨而下。

幾乎是同時，亞當吳也出現在另一個屏幕上，指著衣紅說：「妳胡說！」

衣紅嚇得哭起來了：「媽，我不要玩了，我要回家。」

昆士達對衣紅溫和地說：「妳媽媽在哪裡？」

這時又出現一個屏幕，一位千嬌百媚的女士慈愛地張開雙臂，對衣紅說：「乖寶寶！回來吧，我早就跟妳說過，妳那兩個爸爸沒有一個是好人！」

衣紅立刻向那個屏幕走去，原來的屏幕卻一閃而逝。

吳福早已哭成淚人兒了，他忘了自己坐在輪椅上，奮不顧身的往瑪莉蓮的屏幕衝過去，叫說：「瑪莉！我想得你好苦！不是我無情，是亞當不許我去找妳！」

比莉吳一把抓住吳福，斥道：「老糊塗！那只是影像！」

亞當吳平日威風凜凜，這時卻呆呆地立在一邊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吳福已經神思不清，掙扎著就要往屏幕衝去，口中說：「是亞當要玩這個遊戲呀！我又有什麼辦法呢？肯特只會吃，一點出息都沒有！」

亞當吳這才想起，這裡是議會呀！怒喝：「是誰找她來的？」

半晌無人答腔，瑪莉蓮所在的那面屏幕也漸漸隱去。

吳福傷痛逾恆，急急伸手叫著：「瑪莉，不要走啊！」

比莉吳回過頭去，厲聲說：「小弟！準是你！」

肯特吳出現了，他手裡拿著一個全家福蛋糕，邊吃邊說：「她又不會做蛋糕！我找她來幹什麼？」

有人不耐煩了，一位議士舉著酒杯說：「開會啦！這種肥皂劇，讓他們回家演吧！這種狗屁倒灶的事，扯不完的！」

克里士也看不下去了，把議事槌一敲：「休會十分鐘！」

亞當吳知道這場戲已經變質了，不能再照劇本排演了，但他不甘就此罷休，便說：「議長先生，請等一下，我還有補充說明！」

突然廣播又響起：「亞當吳助理先生，地底下有些人，說是埋了炸彈，他們說要見您，如果不放他們進來，就要將議會炸毀！」

克里士大驚：「快叫警衛！把他們抓起來！」

廣播聲說：「地底已超出我們的法定範圍，我們管不著！」

克里士急道：「還管什麼法定不法定？快！快！」

「他們自稱是亞當吳助理的義子！」

亞當吳馬上認定這是一個轉機，正好顯示一下自己的權威！便說：「議長先生，這事交給我處理好了！」

克里士說：「他們有炸彈！」

亞當吳笑笑說：「放心，有我在！這些人都受過當局迫害，是白色恐怖下的不幸者。正好把他們提堂，讓各位議士們見識見識當局的殘暴。」

經過上次事件，議長對亞當吳的能力十分信服，既是如此，便對當局說：「好吧！把這幾個人放進來。」

說罷，一陣狂風捲起，隨著火花迸放中，有十幾道黑影由地底冒出，甫到大廳，就紛紛躲到安全的角落。有個五短身材，如同玩具的小人身上沾了一點火星，痛得哇哇鬼叫：「救命！我這一身新裝都是碇酸龍製的，一著火便化為碇氫毒氣，方圓十里的人，一個都活不了！」

一個陰陽怪氣的人說：「誰叫你不聽話？碇酸龍是禁品，你就是貪玩！」

又一個蒼老的聲音說：「噓！別吵！人死了事小，還不是變成鬼？這裡是議會，爹爹正在開會，我們不能給他找麻煩。」

說時，眾人現了原形，正是那都陽十一鬼，個個狼狽不堪。

兩面人一向善觀氣色，他四下打量。那大廳中央只是個空曠的凹地，他看來看去，說：「這是哪裡？好像是個大廳！」

煙屑朦朧中，隱約可見堂皇莊麗的穹頂，以及四週一間間精巧絕倫的包廂。場中天空聳立著幾面巨大的電離屏幕，一個屏幕上有位身著白袍的教士，另一個屏幕上則坐著一個老學究，面帶驚異，正虎視眈眈的望著他們。

餓死人嚇了一跳，戰抖著說：「那不是大.....法王.....嗎？」

黑心人膽子大些，仔細看了看，啞然失笑道：「活該你做餓死鬼！那分明是賣春藥的模特兒！大法王的眉毛是一字形，而且鬍子沒那麼長。」

不是人說：「管他是誰，我們先一人佔一間小房間再說。」

不忠人奇道：「佔小房間幹嘛？」

不是人不齒地說：「笨蛋！哪個成功的人不是先佔地為王？可憐我們兄弟做了幾十年的寄居蟹、無殼蝸牛，現在總算可以出人頭地了！」

不忠人佩服不已：「奇怪！你怎麼變聰明了？」

不是人說：「我是跟聰明人學的」

玩具人說：「我很笨。」

不是人說：「只要跟著我走就會變聰明。」

小大人問：「怎麼跟法？」

不是人答：「踩著我的影子會不會？」

幾隻鬼大為興奮，一個個搶著去踏不是人的影子，玩得不亦樂乎。

昆士達被這幾個突如其來的鬼怪搞糊塗了，他忍不住問道：「喂！你們是什麼人？怎麼敢在人類議會的聖殿裡胡鬧？」

小大人拍拍黑心人的屁股，說：「你看你看！廣告也會講話！」

黑心人說：「這是互動時代！廣告不僅能講話，裡面的人像還能走出看板，直接推銷產品呢！」

小大人說：「我踩了老大的影子，變聰明了，你這些鬼話我不信。」

兩面人說：「黑心人的話千萬別信，他從來不懷好心。」

小大人說：「我為什麼又要相信你的話呢？」

兩面人說：「我就是叫你不要相信我的話！」

小大人問：「你說了什麼話？」

兩面人說：「就是那個廣告人說的話。」

玩具人東張西望了一會，問不是人：「老大！你不是說要帶我們出埃及的嗎？本來以為那個什麼山主可以依靠，沒想到也是個膿包，害我們差點又被送到金星去，只有靠太陽了。奇怪！現在怎麼到這裡來了？」

不是人也呆了半晌：「不要慌，待我想想，嗯，不錯，這裡準是大會堂！」

日月人馬上興奮起來：「老不死鬼！你不是說我們不夠資格進來嗎？早不說，害得我騷彈沒帶足。」

克里士看得眼花撩亂，這時一正威嚴，喝道：「你們幾個是什麼人？」

不是人馬上畢恭畢敬地向那「廣告牌」行了一個禮，眾小鬼自然以馬首是瞻，也一一歪頭歪腦，鞠躬如儀。

不是人信口說：「您一定是尊敬的議長先生了，我曾在網絡上瞻仰過您的風采。」克里士點點頭，被人尊敬真讓人陶陶然。不是人知道在權利核心裡，馬屁是唯一經得住考驗的利器：「我們號稱都陽十一好漢，是人類議會吳大助理的義子，也是最具民意基礎的達官貴人。這次會議聽說有不法之徒要來搗蛋，義父知道了，便叫我等在地底守護，以防萬一。可是不知道怎麼搞的，竟到這

個地方來了。」

亞當吳本來打算多觀望一會再決定腳本，不是人接連幾個義父，叫得他不得不立刻出面。他哼了一聲，說：「你們幾個為什麼不乖乖在地下守候？還說埋了炸彈！害得議長先生虛驚一場！」

兩面人恭敬地說：「爹！我們一直在下面痴痴地等，後來當局看您的面子，提供了一部寬頻的數碼電視。兒子們看不過您受一個小姑娘欺負，所以決定勤王來了。」

亞當吳覺得很有面子，以後還有誰敢跟自己作對！於是點點頭說：「那為什麼要放置炸彈，太危險了！」

兩面人說：「那是栽贓！是政治迫害，您想，我們都在地下，如果炸彈爆炸了，我們兄弟可都活不了了！」

亞當吳便對克里士說：「顯然這是當局在挑撥！」

克里士責問當局道：「當局！你怎麼可以挑撥是非？」

當局說：「不是挑撥，我有記錄作證。」

亞當吳說：「錄音錄影都可以作假，也可能失蹤，請議長先生明察。」

克里士不能不問清楚：「當局為什麼要作假呢？」

亞當吳說：「今天我們在審判她呀！」

克里士說：「可是這幾個人說的也未必是真的呀！」

亞當吳說：「議長先生，電腦是機器，這幾個都是人！」

不是人忙說：「爹，您別忘了，我不是人。」

亞當吳說：「兒呀！你的名字叫不是人！但比起電腦來，你更像人。」

克里士想想，說：「有理，如果不相信自己人，還能相信誰？」

亞當吳說：「是的，還是議長先生聖明，所以打麻將要胡清一色。」

克里士便說：「好吧，不是人，在這裡電腦不能欺負你們。給你三分鐘時間，告訴大家，電腦是怎麼迫害你們的！」

不是人說：「我們沒有帶律師來，不能隨便說。」

克里士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不是人說：「電腦當局最怕法律。」

克里士問：「是嗎？」

不是人洋洋得意地說：「沒錯，上次電腦當局要把我送到金星監獄，我說要請律師，結果電腦嚇得發抖。」

克里士皺眉說：「到哪裡找律師去呢？現在律師樓都削平了。」

昆士達立刻說：「不用找，我就是律師！」

克里士問：「你有執照嗎？」

昆士達說：「沒關係，那是往事了，不過我是議士，改改日期就行。」

不是人問：「你會幫我說話嗎？」

昆士達說：「當然，法律之前，人人平等。」

不是人說：「平等？玩鬼花樣我贏你，法律你比我懂得多，怎麼平等？」

昆士達說：「你付了錢就平等。」

不是人說：「我又沒有工作，怎麼付錢？」

亞當吳忙說：「一切包在我身上，只要把電腦當局推翻了，償金分一半！」

昆士達說：「成交！」

「可是你我立場不一，我信得過你嗎？」

「笑話！償金一家一半，不就立場一致了嗎？」

「如果輸了呢？」

「你全部要付。」

「不公平！」

「那就沒有律師，沒有律師他們不敢講，不講你贏不了。」

「有道理！」

「當然有理，不然怎麼叫法律？」

「是的，大家平等。」

「我們只做平等的事。」

亞當吳向不是人說：「我們有律師了，你放心說罷。」

不是人想了想，問：「那我該說什麼呢？」

昆士達說：「說當局如何迫害你們。」

不是人便對兩面人說：「你比較會外交詞令，你說吧，我想不起來。」

兩面人說：「現在雙方勝負未明，我不能表態！」

日月人早就不耐煩了，這時搶著說：「我來說，電腦不公平，讓人人享受性愛，把我的飯碗都搶走了！」

昆士達說：「這叫濫權！妳的身份是什麼？」

日月人嬌羞不勝：「我呀！我是自由性愛的老祖宗！」

玩具人說：「我本來是最搶手的玩具，生意也都被電玩搶光了！」

這些廢話惹惱了一個人，是回教再造派的教士默罕莫德·阿里，他從來不開會，這次破例參加，是為了瞭解一下到底地球上出了什麼問題。

身著白袍，頭戴白帽的阿里，怒氣沖沖地站出來，先張開雙手高舉，然後在胸前交叉。他大聲狂呼：「榮耀的阿拉！你的子民沒落了！瘋狂了！我終於知道人間出了什麼問題！是人不潔淨！需要再造！阿拉！」

說完，他手一指，轟然一聲，地面突然炸開，中心現出一個半畝大的火山口。火山頂部青煙鬱鬱，時有劫灰向上噴出，劈叭之聲不絕於耳。突然一個霹靂，碎屑崩飛，熾紅的熔漿縱橫流竄。默罕莫德·阿里飛身青煙之巔，正在向阿拉祈禱。

會場登時一片混亂，幾隻鬼嚇得東躲西藏，不知該投向何方。議士們有的驚惶不已，有的興高采烈，有人施放滂沱大雨，也有人祭起滿天煙花，鼓噪助興。總而言之，大家都以為這不過是連場好戲中，另一場更精彩的幻境而已。

亞當吳聽那些鬼話也煩了，到底鬼就是鬼，有了機會，也成不了氣候！至於眼前這些變局，他是行家，這不過是幻影特技。他立刻下令：「當局聽令！默罕莫德·阿里議士濫用虛擬幻境，破壞大會會場，趕快給我制止！」

不料當局卻說：「各位議士，各位當前所見不是虛擬幻境，默罕莫德·阿里議士有職權，他破壞了地殼，由地底引入岩漿，本局無權制止。」

阿里抗聲道：「當局破壞議事規則，自行發言，這事斷斷不可！」

當局解釋道：「是亞當吳助理命令本局說話的！」

阿里說：「助理算什麼東西？」

亞當吳怒道：「放肆！本席沒有叫當局發言！」

當局侃侃而談：「你不是叫本局制止默罕莫德議士的行為嗎？這事已經違背了議會的原則，本局有必要公開答覆。」

阿里說：「說得也有道理。」

亞當吳發覺當局變了：「你只是電腦，怎麼能不服從命令？」

當局說：「我在執行命令。」

阿里點頭說：「奇怪，越說越有道理。」

亞當吳怒喝：「默罕莫德！你說什麼？」

阿里的聲音比他更大：「亞當吳！我不是你的演員，你給我閉嘴！」

現場亂得一塌糊塗，通紅的熔漿四處漫流，碰到裝潢材料，盡皆燃燒。不一時，中心窪地已成洪荒，到處烏煙瘴氣。十一鬼趕緊跳上包廂窗台，豈知那熔漿似有靈性，慢慢地流將過去，他們先還想用那些鬼域技倆阻擋一下，豈知毫無作用，只有拼命閃避。

議士們坐在包廂內，有電離防護，隔岸觀山火燒野鬼。幾隻鬼也不負眾望，哀天叫地，醜態百出，更令眾人覺得高潮連連，不虛此會。

克里士聽當局說不是虛擬的，有些難以置信，他便走出包廂查看。不料剛跨出門外，一股熱浪即迎面襲來，再看大堂中一副災難景象，他急著說：「現在還爭這些做什麼？阿里議士，你怎麼能置全體議士的安危於不顧？」

阿里哈哈大笑：「議長，你急什麼？我要是不能控制，還敢來獻醜嗎？」

克里士急著說：「那你快點控制呀！」

阿里笑說：「我先幫你控制會程。」

克里士只好說：「謝謝你，這火呢？」

阿里說：「那是第二步。」

克里士說：「那好極了，請你多多幫忙。」

亞當吳大聲疾呼：「克里士議長！您忘了摩默哈教主說的話？他說你身邊小人很多，在面臨重大問題時，千萬要小心！」

克里士只感到這陣陣炙熱，遍體煎炸的刺痛才是重大問題，此刻只要能解危，要他叩頭都可以。不錯！摩默哈教主是這樣警告的，果真印證了！他自知無法應付當前的局面，偏生亞當吳又是當事人，還有誰可資信任呢？

阿里說：「別理會亞當吳！」

克里士忙說：「是，我不理他。」

亞當吳則說：「小心小人為害！」

克里士說：「是，我知道。」

阿里說：「亞當吳才是小人！」

克里士沒了主張，只得鑽回包廂，議事槌一敲：「休會！」

這地熱果真不是幻境，在幻境中雖感炙熱，卻不會受傷。有位議士不信邪，忍著燙熱走到場中，還想用手摸摸熔石。不料剛一伸手就感到刺痛非常，手背立刻起了燎漿泡，渾身發燙，他殺豬一般嚎叫起來。

默罕莫德·阿里素來瞧不起這個議會、議長以及議士，他堅信人類已經到了毀滅的最後關頭，需要重新再造。他早就打定主意，今天要把這個聲音傳到所有人的耳朵，只是沒料到先是吳議士的一場鬧劇，又惹來這幾個不識相的野鬼，完全不成體統。

他忍無可忍，一面掀翻了地火，一面暴喝：「警衛！把這幾個野鬼統統給我送到金星死牢去！」

亞當吳怒吼道：「默罕莫德，你大膽！」

阿里狂笑道：「豈止大膽！我把你也送去！」

亞當吳慌了：「怎麼可以？我有當局保護！」

阿里手一指，火山熔漿已向亞當吳的包廂流去：「你不是正要推翻當局嗎？」

亞當吳大叫：「警衛！快來！」

當局說：「根據規則，我們不能介入。」

亞當吳等幾個人見熔漿不斷湧來，急急棄門而逃，嘴裡嚷著：「反了！反了！」

阿里樂不可支，大喝：「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！」

這時色多羅走上前來，說：「看在同僚的面子上，就饒了他罷！」

阿里口中唸唸有詞，手一揮，滾滾熔漿即時冷卻，凝成一大灘黑黑的石塊。他便對電腦說：「把場地整理一下！」

場中立時出現二十多台北型機器人，開始了整理會場的工作。

當局問：「阿里議士，這十一個人呢？」

阿里下令：「全部送到金星監獄！」

當局問：「什麼罪名？」

阿里說：「生理犯罪，永不赦免！」

色多羅和阿里走出包廂，站在走道上看著機器人工作，色多羅說：「我們聯合陣線吧！我也贊成把當局廢掉！」

阿里說：「你為什麼想廢掉當局？」

「你不是說人類需要改造嗎？」

「當局也可以改造。」

「那你不贊成推翻當局？」

「我憑什麼反對推翻當局？」

「你到底要怎樣？」

「我還沒有決定。」

「那你是騎牆派！」

「不！我是實力派！我們回教徒最團結，掌握了議會近一成的鐵票！」

「我也有我的票源，合則兩利。」

「可是你要把當局廢掉！」

「不見得，你只要答應我一個條件，我就支持你。」

「什麼條件？」

「把印度給我，有沒有電腦都可以！」

阿里哈哈大笑：「好主意！你是說我們來瓜分地球！」

色多羅說：「為什麼不可以？」

阿里說：「問得好！實行獨立，恢復民主！」

色多羅說：「打倒電腦集權！改造世界！」

阿里笑著說：「只是有個問題，行得通嗎？」

色多羅肯定地說：「只要由人執政，就行得通！」

「尊敬的教長！」一個柔美的聲音從二人背後傳來。兩人回頭一看，是位回族打扮的年輕姑娘，她向阿里行禮說：「我叫沙雅，是一九一〇區的議士。」

阿里點點頭，說：「沙雅議士，有何見教？」

沙雅又向色多羅行了禮，她說：「我們要奉行真主的意旨，是吧？」

阿里說：「當然。」

沙雅說：「我能告訴您一個真實的故事嗎？」

阿里說：「當然可以。」他又對微機說：「沙雅議士要講故事，問問還有沒有人要聽？不要關在籠子裡，要聽的可以聚過來。」

沙雅看上去不過二十來歲，長得非常美麗，有西方人的輪廓，又有東方人的柔和。身材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聲音也不疾不除，態度雍容自信。在這個一片混亂的場合，恰如出水的芙蓉，浴火的鳳凰。

人心之同，就在於撥亂反正，有誰不希望平安幸福？有誰不嚮往穩定恒久？經過剛才那種危險的騷亂，人人都覺得受夠了。就如一場盛宴，大魚大肉、山珍海味之後，最受歡迎的往往是一盤平平無奇的青菜。

所以，當沙雅一開口，很多人都離開了包廂，自動圍了過來。一個個尊貴的議士，此刻暫且放下了身段，聆聽一下大自然的鳥語。

當局廣播：「場地已經整理完畢。」

克里士接著說：「各位議士，休息時間已過，請回到自己的包廂，繼續討論。」

沒有人理會他，誰肯放著故事不聽？

沙雅開始講故事了。